

■新新乡巨变

## 何家岩艺事

□唐利春

走进何家岩村，一道长约百米的青灰瓦墙赫然映入眼帘。

何家岩村土家族有“晒水”的传统民俗。每逢下雨过后，引出的山涧水在太阳下流淌，晒暖后，再浇灌稻田，能提高稻米产量。于是，艺术家依据地势，采用土家族民居常用的青瓦堆砌出错落有致的瓦墙，以流畅的线条表达“风”的写意形态；再把原有的水源引到瓦墙上流淌，在日照下展现“晒水”的民俗；水最终流向农田，从而完成当地“雨——引——晒——灌溉”的传统生态循环。这就是何家岩村标志性的景观作品——《风调雨顺》。

第一次知道何家岩村的名字，是在一场关于“艺术乡建”的讲座上。主讲者曾令香，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和曾经的驻村第一书记。他讲述了在重庆市酉阳花田乡的两年驻村期间，30余名艺术家与2000余名村民共建、共创、共享，用艺术唤醒酉阳乡村之美的故事。彼时，那些投影幕布上闪现的照片是被光影框定的静物，也是我隔着千山万水的想象。

没想到，我居然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，置身于照片中的场景。那些曾在PPT里静止的画面，真切切地在眼前流动起来。村口的土黄色墙面上，“中国传统村落”的黑字遒劲有力，“家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”的红字格外醒目。

斑驳的老木墙上，艺术家将蜿蜒的道路、层叠的梯田、错落的房舍，还有远处的山峦精准雕刻，完成了这幅立体的铜画《何家岩村图》，让乡愁有了可触摸的形状。青石板墙上，《花田赋》的文字如溪流般舒展，每一个字都带着田埂的温度与村寨的呼吸。浅土黄色的小楼屋顶上，巨大的竹编喇叭朝天张开。“声音博物馆”用废弃的房屋改造而成，不仅激活了村民生活劳动场景的记忆，更是要把何家岩的山风、鸟鸣和村民的方言笑谈都收进这方空间吧？粗糙的岩壁上，嵌着一方方歪扭的刻字石片。“一里十三桥的历史非常悠久”“十三桥与我共同生长”——这些来自村民的手

书，写出了一座桥的故事，也记下了整个村庄的集体记忆。搭斗、板凳、铧口、蜂桶这些农具均来自村寨，从下往上组装成一座楼梯，取名“美好攀升”。这也是艺术家与当地的木雕传承人、木匠共同完成的作品……

循着贡米锅巴的焦香，我走进了“桃源人家”。石墙与木窗下，深浅不一的木柴被码成了巨大的红星、镰刀等图案。红灯笼在檐角轻晃，与门楣上的“乡村振兴信用户”和“美丽庭院”的木牌交相辉映。主人苏大姐手持扫帚，专注地清扫着过道、院坝。金黄、赭红、褐色的落叶被她轻轻拢起，又在风中散开。她弯下腰，一片片拾起，然后孩子气地将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的叶子一片片重叠、整理，用一根柔韧的草茎，在叶柄处小心翼翼地缠绕数圈，打了一个结实的结——一朵由秋叶制作的花便在她的掌心诞生了。

“我们过去又偏又穷。是村里成立共富乡村合作社，是艺术的风吹到了村里，这里才变得这么漂亮。农家乐生意还可以，一年四季都有人来这里旅游。”曾经在外打工多年的苏大姐随丈夫一起回到村庄，在家门口开起农家乐。说到何家岩村近年来的变化，她脸上的笑容比手中的秋叶花还灿烂。

推开苗绣工坊的木门，曾经在讲座里听到的故事，此刻都有了具象的模样。70多岁的何大娘手拿着一匹憨态可掬的小马布偶正准备回家。“这是下午绣的，是给城里的小外孙准备的礼物。”她的眉眼在灯光下闪着微光，笑着继续说，“现在既能赚钱，又能守着老屋，心里踏实。”工坊的墙上挂满了绣品，有传统的蝴蝶纹样，也有印着梯田风光的装饰画。这里是由闲置民房改造而成的非遗阵地，也是“公司+工坊+绣娘”的实践场。1500余名妇女掌握了技艺，200余名留守妇女实现了增收。她们把“指尖经济”四个字，织成了有温度的日常。

走出工坊，沿着青石板路往上走，临崖咖啡馆——这个废弃牛圈改造成的网红打卡点令人惊



何家岩村近景

何家岩村的梯田

艳。石质基座保留着牛圈的旧痕，木质框架却透着现代的雅致。选个临崖的座位坐下，老板娘端来一杯当地的稻花香里拿铁，笑着说：“以前这地方臭烘烘的，谁能想到现在成了香饽饽？”

脚手架静静林立，何家岩村贡米加工厂正在建设中。下班途中的村民老田自豪地告诉我，村里依托花田贡米品牌效应，联合腾讯推出“云稻米”认养计划，将500亩梯田搬上了“云端”。新建的加工厂将配备全自动加工和包装生产线，投产后日加工能力可达30吨，实现从稻谷到成品米的全程自动化生产。花田贡米将带着何家岩村人的质朴纯真，飞向更广阔的大地。

一抬头，迎面而来的是对面木墙上生长着的“笑脸树”。深褐的枝干上，缀满了圆形的相框。每张照片里，都是何家岩村民的笑脸。有身着苗服的绣娘，有辛苦创业的青年，有热爱阅读的老人……他们带着泥土的朴实，带着梯田的坦荡，不加修饰、干净明亮地笑着。

一阵晚风轻拂过。稻禾的清香、炊烟的温暖和每一张笑脸，都在风里轻轻荡漾。



## 水缸满满

□邓宗良

镇子里的小巷直直的，窄窄的。挑水的女孩子走过来，她肩膀上横着的扁担，借着回弹，灵巧、轻快地摆成竖的。沉甸甸的水桶压扁扁担，吱吱呀呀的，从身边响过。不一会儿，小巷里传来往水缸里倒水的哗哗声。

有人再晚也要给水缸挑满水，好睡个安稳觉。有人喜欢天蒙蒙亮就去挑水，那时的井水安安静静，让人忽然想听听井里有没有土地轻轻跳动的脉搏。井水在夏季热天里是凉爽的，到了寒冷的冬季它又变得温热。腊月里刚倒进井水的水缸，呵出一团雾气。

清早提水的声响，像一缕晨光新鲜宜人。这声响叫醒了镇子。夜里的提水声则裹着湿气，昏昏然，催人入睡。提水声响起，有马口铁水桶碰着井壁的叮当声，有轱辘转动的微微刺耳声。轱辘轴的润滑油磨没几天就干了。水桶晃动一下，扣入井里的声音，沉闷而温暖。我刚离开小镇时，有些天睡不好，大概是因为窗外夜色里少了一些东西。

家院墙外的那口水井，声响好真切。它一年到头都有好心情，好像总想跟挑水人唠几句。

记不起镇子里有多少水井。有些水井藏在不大的院子里。老戏楼旁边那口水井井谁都知道，它不是圆的。井围叠着石条，井口成了方形。石条看不出是青石，还是红砂岩。石条早被井水浸成炭色，温润又清亮。一座老戏楼，一口老石板水井，是镇子触手可及的历史由来和核心章节。四十年前，戏楼重修完工了，父亲工工整整地寄来一封信，说镇子希望所有外出工作的人都写几个字。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用钢笔写了四个字：饮水思源。父亲没再提这事。他肯定嫌这几个字写得不好看，也无新意。好几个人都这样写，我们都喝过这口井的水。石板水井在镇子上是个地标。不久前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是个几十年没见面的中学同学打来的。他说他们家以前在石板水井旁边的哪个哪个地方，是木板楼。一下子，我便想起了他。

石板水井的井沿上，有一道道竖着的凹痕，是麻绳和棕绳在以前很长的岁月里磨出来的。我见到的石

板水井，一年四季好像都很浅。打水的女孩子，弯着腰，用水瓢往水桶里舀水。最早记忆里的水桶，是杉木板箍的，有长长的桶耳。井边翠竹高高的，风吹过，爽朗作响。

石板水井那里，是镇子地势最低的地方。井底的泉眼很旺。井水噗噗地滚动，泛着些绿色，像是有条小河从地下流过。镇子里的老人说，这是我们的老水缸。

镇子的人，以前多是种稻的。这里的集市远近有名，来做买卖的，没几天就在镇子里住了下来。一些生活在水井边上的居民，在这里上了岸，不再漂泊。小学足球场那里成了他们的家园，旁边的小运河像是他们来时路。镇子的人气越来越旺。北边的坡上，东边的坡上，南边的坡上，都建起了新房子，有草屋，有瓦房。新的水井越来越多，越挖越深。挖开黄土，下面是红壤，然后是高岭土，是碎石层。凿到粗砂层，水就出来了。只要耐着性子挖下去，就是一口水井。水井一深，日头照得就少，藓类植物长了出来，一圈一圈的，很快有了老井的模样。喝着新井水的人说，井深些好，水更干净。鱼市那口六角栏杆水井，井台上天天有人收拾鱼虾。有人便说，那口井的水腥，这只是一直感觉。离开镇子后，我才知道，镇子的井水都是一个味道。它的甘甜里，有些白沙子的味，有些高岭土的味。外面的水，味道才不一样。

水井是我们与故乡的温情链接。不管是世居在这里的，还是从别处迁来的，喝着镇子的井水，便成了一个镇子的人。

不常用的水井，水变得不那么新鲜，慢慢地便衰老了。这让人伤心。小学校里有两口井。那口离老师宿舍稍远一点的井，井边一棵树都没有，日头暴晒着，很少有人来提水。久而久之，井水浮起一层锈迹，担心调皮的孩子玩过头有个闪失，井口被稀稀疏疏地钉上了木板。另一口水井的旁边有棵鲜绿的大松树，学校附近的人都来挑水，结果水越来越甜。

老师走几步就把打满水的铁皮桶提回宿舍，随用随打。孩子们都很担忧自己喜欢老师调走——家里

没个水缸，怎么看，都不像把家安了下来。

镇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个陶土烧成的水缸。深褐色的釉面，又滑又亮，把缸里的水衬得清澈无比。日头照着盛满水的水缸，像一些圆的镜子散落在镇子里。

水缸的水一少，母亲就不踏实。日头底下，缸底没几天就会泛起一些绿水藻。母亲用粗糙的双手抹去水藻，水缸又亮起来。家旁边那口井深。天旱时，母亲挑回的水有时是浑的，要在水桶里先沉沉底。

雷州半岛有些年头是干旱的，我们要省着用水。镇子里的孩子，就这样知道了土地是脆弱的。

一个用椰子壳做的水瓢，浮在家里的水缸里，风吹来时轻轻晃动，碰响缸壁。椰子水瓢用久了，外壳的棕茬磨光了，便会开裂、漏水，最后沉到缸底。这时，母亲就会换一个的。新椰子壳水瓢慢慢地又被磨得亮亮的，而母亲舀水的手却越来越粗糙。母亲挑水时，在矮围墙外晃动的一头黑发，不知不觉成了灰白色——稻壳灰那种灰白色，仿佛很容易被风吹散。

孩子们盼着镇子有自来水，像城里那样，再不用挑水。水产站、供销社这样的单位建起高过屋顶的小水池。水泵嗡嗡地把井水抽到小水池中。水龙头流出的水，温吞吞的。所以，即便是住在院子里的人做饭，也还是要提一桶新鲜的井水。

20世纪90年代，镇子西头坡地上建起了一座大水塔，上面涂着蓝的白的竖条纹。镇子一下子有了现代气息——镇子通自来水，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。

水管安在院子墙壁上。水龙头一拧，喷出的水柱打疼手心。水只和交水费有关了。一个个水井被封存了起来。家里的水缸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。月光落在院子里，找不到歇息的地方。水井边，探头瞧瞧自己落在井里的模样，是从前的事了。水井多像土地的眼睛，你跟它可以相互凝视，没了提水的声响，感觉不到镇子的夜深人静，感觉不到镇子的舒缓节奏。那阵子，回到镇子，我的心里一阵空落落的。

小巷里，也看不到落在泥沙上的水花印了。那是挑水的人留下的。水花印里有那么多的亲情。

记得大姨嫁到外地，她回小镇看外婆，进了门楼，就去挑水。二姨嫁得更远些，她回到外婆家，第一件事也是挑水。外婆的水缸其实不缺水，母亲总是天天给外婆挑水。

舅舅娶了媳妇，舅妈话少，显得更勤快。邻居们都说她挑水轻盈，好看。慢慢地，她挑水的脚步变得不那么轻盈。没多久，她生下小宝宝。她挑水时将扁担斜过来，躲开背带里歪着小脑袋、睡着了的小宝宝。孩子会走路了，一步一颠地跟着她去挑水。她不时停下步子，轻声唤着孩子，让孩子走在她的跟前。她的挑水，有了另一种节奏和韵味。

小镇里挑水的，多是女人。除了赶牛耕地耙田、驶船出海打鱼，勤快的雷州女人没有什么不会干。

早年间，我们这些出去读书的男孩子，寒暑假回来，也帮母亲挑水。挑水不是那么简单，绝不仅仅是个力气活。提水不能急，手却得像呼吸那样匀称，否则水会漾出去，辛辛苦苦提回来，只剩下小半桶。扁担也欺生，没有一些回合，不肯稳稳地搭在肩膀上。男孩子挑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怕人家说这是装个样子。那个寒假回来，镇子真的通了自来水，水不用挑了。我一下子不知道还能做点别的什么，来宽慰一下自己的爹妈。

母亲说，回来就好，看一眼就行。母亲那双粗糙的手，因为苍老变得柔软多了。我的手掌能裹住她以前很厚的手背。她越来越薄的皮肤里，是一把疲惫的筋骨。镇子里出去读书的人，都会在外边打拼。母亲早就不指望我给她挑水劈柴，她只是不愿意把它说出来。

我的故乡没有海，所以我一直向往着有椰林、沙滩、海浪的地方。这次来到海南清水湾，路上那混合着岛屿、流云以及海水的气息，都让我雀跃。

来到海滩，我发现，这里的海水浮现出一种非现实的明亮，像有一千面镜子在海水里闪耀着。而在这发光的海水里，我能感到自己的心在长出血肉，并恢复着对爱的期待。在海水里游泳，真的会让人感到幸福。阳光将海水炙烤得温暖，我的身体不需要适应海水的过程，就可以直接享受它的美意。海水像丝绸一样在我的身上滑动。我在游动的过程中，可以感觉到一股股新鲜的海水经过我的脖颈、后背和腿，带来不同寻常的沁凉。我的手臂离开海面，向着天空举起，水流了下来。我的整个身体沉浸在海水里，随着海浪的翻涌而摇荡。渐渐地，海水似乎浸入肌肤成了我的血液，而我也感受到了海的呼吸。

我离开海水，坐在发热的沙滩上。一两艘游艇在不断起伏的海浪上纵横。这是我十年里第三次来海南。20岁时的新鲜与忧愁，25岁时的迷茫和疲惫，以及现在快30岁时回溯时光的感慨。我不想沉溺于过去，也不会完全将自己寄托给一个缥缈的未来，我想关注当下。

我看向那沙滩上伟岸俊美的椰树。头一次来海南时，是在游轮上远远地观望它们，它们是和海风玩耍的风景。第二次遇见它们，它们是我参加大学同学沙滩婚礼时的陪衬。而这一次我独自来此，它们成了绝对的主角。在某些时刻，我遇见它们，这本身就是个奇迹。我从它们身上看到了和自己何其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生命。我若在须臾间把握住了每一次遇见，大概就是将自己的生命都把握住了。

几年前，我还在这里见到过一个冲浪少女。她抱着长长的冲浪板大摇大摆地从海里走出来，水在她周身漫溢。她走入光与热的世界，完全展现自己黧黑透亮的肤色。她的美与这里相得益彰。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实际的，甚至可以映照出骨子里的颜色。

海浪的奔袭与退去，每一次都很相似，却绝不雷同。日子也是一样。我们也应获得海浪一般的力量。很多事情都在改变，但永远不会改变的是我内心的思考。它常伴我身，且恒常如新。是它帮我衡量着一切事物的价值，使我明白经历是命运的横截面。一个人的幸福绝不来自其他的人或事物，而来自自己的内心。



清水湾一隅

## 清水湾幽思

□谭畅